

三千年前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00281) at [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00281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00281)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, Major Character Death , 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 , Chong Yingbiao/Yin Jiao , 彪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 , Chong Yingbiao 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Additional Tags:	发郊暗示 , 强迫 , 监禁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6 Completed: 2023-08-20 Words: 15,237 Chapters: 3/3

三千年前

by [Chemicalcake](#)

Summary

崇应彪撞鬼记。

“趁熄灭前，还可一见。”

趁熄灭前，还可一见

Chapter Summary

蜡成了灰，沾污了我的脸。

崇应彪最近撞鬼了。

撞这个字好，比见鬼或者遇鬼力度大些。准确来说，崇应彪是被鬼缠上了。

人生前二十五年，崇应彪和鬼没半点交集。出生在北方省会城市，家境不差，父母离异跟着妈过。从小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教育；花了一大笔款子出国留学，老耶和華的事迹听完就忘。回国后多少镀了一层金，平滑入职某新媒体公司，工作不忙，还混到组长职位。对鬼神迷信知识匮乏得可以，唯一一点了解就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个笑话：一个人走夜路，前脖子紧，后脖子发凉，最后发现原来是毛衣穿反了。小时候第一次听还笑来着。

真撞鬼了，开始还不信，以为就是睡眠不好，褪黑素维生素吃了一大把，还是不行。每天凌晨就惊醒，浑身发冷，感觉床头站了个黑乎乎的影子，没什么轮廓，仿佛是一个人。他很想看清那个人的脸，但是连眼珠都不得转动。看那影子一眼仿佛成了全天下唯一重要事。那人影毫不解情，只是漠然地低头看着他。挣扎几小时，天光破了才醒过来。浑身冷汗，心脏胀涩着，鼓槌一样敲着胸膈膜。跌跌撞撞到镜子前，发现眼眶通红，冰凉的眼泪一路灌到睡衣领子里。

撞鬼还有别的症状，比如颈椎难受得可以，直发沉，好像有重物坠着，连带着脑袋都开始晕。崇应彪长期健身，脊椎相当健康。他想起看过的泰国恐怖片，男主角拍照片，看见女鬼骑在自己脖子上。从那之后崇应彪看镜子前就有点怵，生怕看到肩膀上有两条腿。

这叫什么事啊？

崇应彪对着后视镜端详他遍布血丝、眼下乌青的一双眼。眼皮向来就睁不大开，原本有些风流的意思，现在徒添颓废，不知道的要说他失恋。崇应彪心头蹿起邪火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他崇应彪当然也不会被一个鬼缠死。“早晚收拾了你！”他对着镜子里自己身后的虚空说，然后把条镜掰回原位。

收拾鬼之前得先去看看老太太。他妈一向锦衣玉食什么都不缺，崇应彪还是象征性拎了两箱保健品去。一进门还没等寒暄，他妈扳着他的脸左看右看，惊叫：“哎呀我的大儿，你这印堂发黑呀！”

客厅一隅供着保家仙，方方正正的檀木神龕，两盏红烛型电灯长久地在牌位两侧幽微亮着。他妈听完他叙述，把香坛里燃了一半的香抽出来，点上三根新的。“别说妈迷信，你这肯定是遇上脏东西了，妈给你找人看看事儿。”

崇应彪正有此意，就由着他妈给他联系了请保家仙的那位大神，嘱咐他管人家叫赵老师。赵老师家是平常单元楼，颠覆了崇应彪想象里香火缭绕深山破庙的想象。赵老师本人是个其貌不扬的大娘，头发烫卷，穿绉纱料裤子。他刚按开门赵老师就直勾勾盯着他，起码半支烟功夫，神婆才慢悠悠开口：“你就是小崇吧？”

崇应彪说是，赵老师说，你还是回吧。崇应彪说不是说看事儿吗？赵老师伸出三个手

指头，几乎戳到他脸上。“三千年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跟着你的是个三千年的大邪祟，我整不了。你赶紧回吧，一会仙家要不高兴。”

崇应彪脾气不好，说仙家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，大老远开车来的，少扯没用的，今天必须给我看上。正僵持着，从里屋踱出一老头，大热天还穿马甲，手里拎个暖壶，兴致勃勃往这边看。赵大娘叹口气说我是肯定没这个神通，我老伴是道士，也颇有几分修为，你让他试试。

崇应彪脖子又开始沉，没劲继续掰扯，心说你们这连环套还挺高级，我倒看看最后能刮多少钱去。然后他又耐心和老头握手。老头姓姜，冲老伴努努嘴，说在这不方便，我们外面细唠。

崇应彪找了个饭店，慷慨点了一桌鲍鱼等生鲜。老姜酒足饭饱，一顿掐指头，算了半天，又伸手摸他头顶根骨，最后告诉他，“确实是被鬼缠上了，而且是个三千年前的鬼，很厉害。之所以缠上你是因为你命里带因缘，你们之间有业障未消。所谓业障，就是执念。该鬼怨气很重，轻易动不得它，要循序渐进。”

那要怎么解决？崇应彪耗着最后一点耐心问。

老姜从马甲内兜掏出一个布包，里面是块细长的玉坠一样的东西，暗暗的松脂色，盘旋着古朴的白色花纹。老姜告诉他这是白犀角，今晚睡觉前，把犀角在床头烧了，那鬼再找来时就能现出形貌。先把对方身份摸清，事情才有进展。崇应彪半信半疑，刚要拿，老姜笑咪咪按住他的手，伸出两个指头。

崇应彪付了钱，揣着犀角回家，把那坠子在手翻来覆去摆弄半天，捂得微微泛起暖意，最后还是决定信邪，找来一个干净烟灰缸放在床头，把犀角在之中点起来。明明摸起来是绝不易燃的材质，却是遇火就着，橙色火焰幽幽升起，灰烬发黑，片片绽落，有股莫名的甜香。崇应彪犀角的青白烟雾中躺到床上，本以为会失眠，可是几秒钟不到就睡过去。

夜半，熟悉的压迫感箍着他，崇应彪睁开眼睛，见鬼翩翩而至。犀角烟雾充斥整间卧室，如同太虚幻境的云雾，那鬼缓缓步入雾气之中，从一个虚影逐渐变得清晰，烟雾减淡，似乎凝沉下来，为他再塑一个肉身。那鬼原来是个男人，肩膀宽阔，长衫衣襟锁着绣纹精美的边，一头长发披散在身后，一身古意。崇应彪在香味中昏昏沉沉，心想这个个头的男人要是骑我脖子上估计会把我压死。那人走到他床边，似乎也是终于能看清他，好奇地弯下身，长发松松散散地垂下一缕，落在崇应彪鼻端，有幽暗的檀香气，是金丝香炉细细熏出来的。可是男人的脸却满是尘污血浆，脖颈上难以忽视的一圈红线，是已经不再渗血的疤痕，分离处得见内里鲜红的肉。即使这样仍然俊美，眉骨高悬，鼻梁挺直，尘灰掩不住一双眼灼然发亮，对上视线的一瞬间，崇应彪的心脏猛地一沉。

“崇应彪？”男人叫他。

崇应彪挣扎起来，往日鬼压床时只能僵直的唇舌逐渐松动，整个人身上慢慢有了力气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喝问男鬼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鬼剑眉紧皱。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崇应彪摇了摇头。

“我是殷郊。”男鬼说。看崇应彪没有反应，殷郊的眉头皱得更紧，环视四周，“这个地方真是古怪——你的头发为什么剪短了？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缠着我？”

殷郊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殷郊。你不应该不认识我，因为是你把我杀了。”

这就可以理解了。崇应彪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厉鬼索命。他外强中干，接着问：“我杀了你？我怎么杀的？”

殷郊把头摘下来，捧在手上。

崇应彪叫得声嘶力竭。

殷郊把头放回去，表情很不满。“你变了。殷商勇士绝不会如此失态。你不是崇应彪。虽然你长着和他一样的脸。”

“我他妈就是崇应彪。”崇应彪蛮横地说。殷郊眼神暗了暗，像是忍下什么不说。

“别站着了，你坐。”他伸手把殷郊按着坐在床沿，触手是凉的，像是殷郊刚从寒夜里走出来，但是是实的，崇应彪的拇指抵在他骨头上，没把他打散，也没从他身体间穿过。现代人崇应彪低头俯视着他，这样更适合审问。“来，你具体地说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。”

殷郊满脸不快，看得出这一切，包括崇应彪本身，都让他很不耐烦。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讲给他：他是殷商太子，崇应彪是北方伯侯之子，被父亲送到都城朝歌当质子，加入了质子营。质子营里有他，有崇应彪，还有许多人，大家兄弟一般长大起来。

殷商。崇应彪含含混混地算了算，离现在差不多真是三千年。

殷郊接着讲，妖狐出世，父王被魅惑，天谴降世，他要斩妖狐，被父王误会，架到刑台之上。那时的崇应彪代刽子手，一剑砍了他的脑袋。

这故事崇应彪知道，纣王妲己，封神榜嘛。他不爱看书，小时候也不怎么看动画片，对封神榜了解仅限于纣王妲己、哪吒杨戬。他上网搜了搜殷郊这个名字，颇为惊奇地睁大眼睛：“可你根本没死，还变成了三头六臂的蓝色浩克，后来也被封了什么神。”

殷郊迷茫起来。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说头颅落地后他就步入一片黑暗，那是完全彻底的虚无之境，只有尽头有一道白光。他想走进那白光里，可是如何都接近不了，绕来绕去就绕到一张床前，他看床上躺着的也只是个模糊影子。影子睡觉他就看着，影子起来走动，他跟在后面，有时走累了就附到那影子身上，好像被人背着。

背着？崇应彪质问他。

殷郊的脸羞怒地红起来，“我不知道那是你。”

崇应彪安静片刻，没话找话。“这么说，我们从前关系不好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不不好的。”殷郊的眼神有些逃避，“大家都是兄弟。”

“是吗？”崇应彪不信。“真的所有人都一样？”

殷郊扭过脸去。这位堂堂皇子不会说谎。“好吧，姬发不一样。”他用冷硬的语气说。

崇应彪不想再问姬发是怎么个不一样法。他从一刻起开始讨厌姬发这个名字。

殷商太子嘴角有一道血痕，从被啮破的唇边蜿蜒下来。崇应彪注意到了，下意识伸出手想替他擦去。殷郊警惕而利落地拍掉他的手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崇应彪心想算了，毕竟两人间还有实打实的杀身之仇，也不和他计较，对他说：“你的脸太脏了，我找东西给你擦一

下吧。”

毛巾用热水浸了，绞两圈，递到他手里。殷郊摸着吸水毛巾的神奇布料，小心地把脸埋进去，尘土下那张英俊的脸被一点点拭出来，像目睹一块璞玉抛光。太子有英宇眉眼，一张脸却在下颌窄窄地收下去，像书法一抹从容秀丽笔锋。崇应彪坐在一边支着头看，看得出神，又发现人颧骨鼻梁上诸多淤青和细小伤口，闲闲发问：“怎么弄成这样，你爹气急了，砍头之前还打你一顿吗？”

殷郊简直气急败坏起来，仔仔细细端详一番崇应彪那种略显无辜的脸，想分辨他是不是装傻诓他。“是你叫狱卒打的——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

崇应彪哑然失笑。“我那么恨你啊。”

殷郊没有回应。从那时到这时，他从来不懂崇应彪。

“所以我杀了你，背上命债，你恨上了我，现在来找我索命，对吧？”

殷郊微微睁大他那双动人魂魄的眼睛。“我？——我不恨你。我为什么要恨你？”

殷郊说，杀人的命令是他父亲下的，辜负他、辜负全天下的事是他父亲做的。他声嘶力竭咒诅的只是他父亲一个人。是崇应彪砍了他，还是那蒙面的皇家刽子手斩了他，对他来说有什么分别？不过是一双手、一把剑的不同。

天光微茫，云层混沌地泛起青白。崇应彪的眼睛愠怒地微眯。小太子有一张形状姣好的嘴，上唇是清癯的山形，下唇是一片瘦叶。从这张薄薄唇吻间吐出这些话来。崇应彪似乎隐隐已能想到自己曾经为什么恨他。

“你只是这么说。”崇应彪说，“那道士说你找上我是有执念没消，如果你真不在乎，你为什么会在乎？”

殷郊怔了怔，他想说些什么，但是茫然双目抬起来看了一脸窗。云层初破，一缕微薄晨曦浮于极东天际。他说，“天亮了，我走了。”崇应彪伸手只抓到他的袖角，殷郊就在他眼前重新散成一团烟雾。床沿有人坐过的痕迹，一块毛巾叠好放在一边，除此之外了无痕迹，如梦如幻。

床头的犀角还有半支没有烧完。

崇应彪开车上班，半宿没睡也不觉得困，一路上都在琢磨这件事。首先昨夜一切肯定不是幻觉，就他的脑子，无论如何也编排不出这一系列前世今生。至于下一步要怎么办，如何处理这位太子，他还得再想想。

在工位坐了没多久就睡着了。梦里他来到一座古朴宫苑。那时他才八九岁年纪，被父亲送到千里之外的陌生都城，嘴巴抿着，手紧紧按在腰间小剑般的匕首上。一名宫婢领着他往内苑深处走。他先看见一颗参天梨树，叶落纷纷，好像在被人摇撼。然后他听到一个清越的男孩声音：“我表兄呢？姜文焕呢？他怎么不来找我玩？”

他从行廊转过角去，看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孩，一袭锦袍，正在用手中木剑噼里啪啦地砍眼前的树干，嘴里呼喝有声。崇应彪停住脚步，不再往前走。那男孩抬起头，看见他，英宇的眉眼笑开来。“啊，是新来的质子！”他高高兴兴地说，快步但不失礼仪地向他走来。“你是哪个伯侯的儿子？穿了这么多，你热不热？你会不会使剑？”

崇应彪的脸皮发热，不知道先答哪一句好。宫婢提醒他这是寿王之子殷郊。殷郊。他咀嚼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并不行礼，只是看着他。殷郊没恼，反而笑了，拉着他的手往树下

走：“走啊，我们玩去！”

殷郊告诉他，他住在宫苑中，非常寂寞。父亲总是在外征战，母亲有数不尽的大小事务处理。唯一和他年岁接近的是他的表兄姜文焕。但是姜文焕喜欢安静，常常见了他就跑。现在他有了崇应彪陪他，真是非常开心。崇应彪在北方的大漠胡林里呆惯了，有一股殷郊未曾见过的野气，两个人比试木剑，常常有来有回，比击打树干或者姜文焕有趣得多。崇应彪还带着他钻内苑禁林，其实只是一片人造的假山湖景，在孩童眼中却是一片微缩莽林。他们上树掏鸟，下树追猫，要求御用工匠造弹弓给他们打猎。穿行林间时疏疏叶影从脸边掠过，前或后传来殷郊爽朗的笑声，好像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个，他们可以永不停歇地奔跑下去。

某天在禁林之中，崇应彪张起他们练习用的小弓，到处乱瞄。他目力极好，看见山坡之下，假山石溪边有一只小鹿正在喝水。他压低声音说，喂，殷郊，那有一只鹿。殷郊跟着他望过去，也低声说：“我们去追它！”

他们蹑手蹑脚地靠近，然后发足奔跑起来。小鹿才出生不久，瘦伶伶的，四条细腿奔驰起来，有一会儿几乎跑出他们的视线，但是慌不择路，撞进一面悬壁之下，无路可退，只能匍然跪倒，窄小的胸腹急促鼓张着。他们蹲在幼鹿面前，摸了又摸，玩了好一会。直到日头西斜，他们很快就得回住殿去。

“我喜欢它。”殷郊喃喃，“崇应彪，你看它多可爱。我喜欢它的眼睛，还有它的脑袋，它好小。”

“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。”崇应彪提议。

殷郊摇了摇头。“父亲不会允许的。”

寿王难得回到朝歌，殷郊不会惹他不高兴。

崇应彪想了想。“那你就把它的头砍下来带回去。”他真诚建议着。“这样你就能一直捧在手上玩了。”

殷郊歪着头想了一会，天真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好啊！”

像他们商量好去捣毁蚁巢、敲开鸟蛋一样，他们达成愉悦的共识。崇应彪说他知道怎么做，走上前去，握住那鹿的两只耳朵。鹿的眼睛向上仰着看他，漆黑滚圆的眼睛里没有哀戚也没有惊惧，只是挣扎着往后退。崇应彪和那双琉璃珠一样的眼睛对望，胳膊一拧，脊椎一声喀啦脆响，鹿软软地倒下去。

琉璃珠深处变得空茫。殷郊从腰间抽出剑来。殷寿此次回京后，把他们的木剑统一换成开刃铜剑。他们是只有九岁的小小勇士。殷郊一剑砍下去，他们毕竟太小，气力不够，只斩断喉管，还剩一半连着。鲜血喷出数尺高。两个人又叫又笑，伸手去挡，满手满脸幼滑的血腥。颈骨硬韧，两个人又劈又锯，终于生拉硬拽着把鹿首取下来。断口狰狞，皮肉黏连，鹿紫黑色的长舌从口中滑出。殷郊很兴奋，先把鹿头拿给父亲看，殷寿看了一眼两个已成血人的小孩，说你们能独自狩猎，不错，这鹿头我会找工匠做成酒器。殷郊更加开心，又去找母亲，崇应彪等在殿外，殷郊出来的时候头手都被胡乱抹净了，一双眼却噙着泪。“母亲骂了我一顿。”殷郊哽咽着说。“为什么呀？”

崇应彪并不能回答。狩猎与处理兽尸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。他想帮殷郊擦掉脸上的眼泪，伸出手，看见手上的血迹已经干结，怕又弄脏了殷郊的脸，就讪讪缩回去，在衣襟上擦了擦。殷郊自己用袖子抹了眼泪鼻涕，把手伸出来，握着崇应彪的手。“今天我去你那营房中睡，好吗？”崇应彪点点头，他们又变成一对快乐的朋友了。

这是崇应彪来朝歌第一年的事。第二年，积雪初化，通往王都的大道得以通行，西岐

的马车就来了。姬发个子很小，巴掌大的小脸上长着细致的五官，年纪也比他们小。殷郊起先像对弟弟一样对他。可是——崇应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殷郊开始与姬发走得更近一些。

他们又在禁林中消磨午后，一只母鹿娉婷地走进崇应彪的视线。崇应彪从背后取下弓，现在他有了真正的铁线弓弦的弓箭了。他瞄准那头鹿。姬发哗啦一声站起来，伸开双臂挡在身前，惊惶地睁大眼睛，好像他是又一只鹿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崇应彪莫名其妙，“我当然是要杀了它。”

“为什么？它也没有招惹你。”

“它好看，我喜欢。”

“那你就要杀它吗？”姬发的眉毛细细地立着。

这下连殷郊也糊涂了。不杀掉，又应该怎样呢？死亡难道不是最高形式的支配与占有吗？幼鹿的头骨被剔去血肉，镶嵌金线与珠宝，晶莹可爱，可以日夜翻来覆去把玩。姬发的视线在他们两人之间锐利逡巡一番，气咻咻地转身走掉。殷郊情不自禁跟上两步，然后回头看崇应彪一眼，表情晦暗不明，沾染鹿的软弱。他追上姬发，去寻求崇应彪不能给予他的答案。

几天之后，崇应彪背着弓走出营房，看见假山之下，殷郊和姬发笑吟吟地站在一起，手里捏着一轮简陋的花环，准备给面前正俯首咀嚼草叶的母鹿戴上。崇应彪转头就走，在训练场砍了一下午的木甬。又过了几天，崇应彪看见庭院那棵梨树下多了一个簇新的土堆，他用剑掘开，描金的鹿头酒盅躺在里面。崇应彪把那东西捡出来，掷到地上，用力踩着，直到它裂成碎片。

三千年后的崇应彪醒来。落地窗外高楼林立，周围键盘敲击声响成一片，他反而觉得像梦。他走到洗手间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盯着镜子里自己暗沉无波的一双眼看。冷静了一会，他给老姜打去电话。

“对，确实跟你算得差不多。接下来呢？——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执念——对了，如果要让鬼留下，我的意思是，养在身边，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”

tbc.

到底爱是什么？

Chapter Summary

爱是霸占、摧毁还有破坏，为得到对方不择手段，不惜令对方伤心，必要时一拍两散，玉石俱焚！

犀角幽燃。是夜，殷郊露面时，崇应彪正靠坐床头，手里拿一本《封神演义》，床头还放了一摞其他书。两条长腿交叠，装模作样地在鼻梁上架一副没度数的平光镜。察觉到殷郊视线，他抬起头，用下巴点了点，“来啦。”

殷郊嗯了一声，无聊地伸手摸着卧室的门框。他没什么话好对崇应彪说。

崇应彪清了清嗓子，摘下眼镜，揉着被硌出半圆痕迹的鼻梁。“姬发。”他突然说。

殷郊猛地回过头来。

“我昨天告诉你说你后来封了神，但是这中间还有好多事没说。比如姬发。你不想知道姬发最后怎么样了么？”

殷郊咬着嘴唇看他。他没有束冠，一头长发垂在脸侧，漆黑发丛间露出一星耳尖。“告诉我。”他最后用皇子的傲慢语气说。

“他当了皇帝。”崇应彪恶毒地微笑着，“他杀了你父亲，然后当了皇帝。他是下一个王朝的开创者。”

“不，不会……”死人的脸还能变得更加苍白吗？

“是真的。”崇应彪的笑容有冰冷迷人的魅力。“而且他很早就死了。当上皇帝的第三年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殷郊不信。“姬发不会……他没想过要……”

“都在书里写着呢。”崇应彪用指头在书页上敲了敲。“你自己来看。”

殷郊迈步上前。崇应彪靠着床头没动，殷郊就搭着床沿坐了，凑在崇应彪脸边看那本书。鬼没有体温，像块巨大的冰，发间冷冷的檀香气又飘进崇应彪鼻端。他们就这么靠着翻了几页书，看殷郊昆仑遇奇缘，修得面如蓝靛发似朱砂法相；看牧野之战，流血漂橹，杀声震野；看太师闻仲、天师姜尚、纣王摘星楼自焚、武王鹿台散财。滚滚红尘，惊心动魄从指尖哗啦啦掠过。

崇应彪的惊心动魄不在书中。他从睫毛底下觑着近在咫尺的王世子的鼻梁。

“我真想亲身经历这些。”殷郊留恋地放下书，恍恍惚惚地说。崇应彪能从他眼中看见那些虚幻的刀光剑影。

“你会经历的。”崇应彪说。“这些事已经发生过。”

“可是我现在还在这里！”殷郊生起气来。“我想回去。”

“少跟我发脾气。破不了你的执念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崇应彪啧了一声。他们像两个闹了别扭的小男孩一样，一时只把脸背向对方。崇应彪忍不住回头，看见太子半张侧脸气鼓鼓，

眉毛拧得又很忧愁，和记忆里那个穿锦袍束金冠，为了母亲训斥而哭的孩童面目逐渐重叠起来。崇应彪心软下一块。

“喂，昨天你给我讲过那些之后，我好像真想起来上辈子那些事了。”崇应彪伸出一只手，捻起眼前一缕发丝在指头间绕着，如一条黑色小蛇盘旋。“你再说点别的，最好说点刺激的。没准我想起来之后，能帮你找出那个劳什子执念。”

“什么算是刺激的？”殷郊回过头来，没理会自己的头发正被他人挟持。

崇应彪耸耸肩。“不知道，我又不记得。”

殷郊绞尽脑汁。“有一天晚上，”他不情愿地开口，如果他的面颊还能充血，此时一定红透。也许他颈间血线确实更殷红几分。“我们——我喝了酒——然后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，指给崇应彪看，一掌拍向崇应彪腿间。崇应彪躲闪及时才只击中大腿，力度雷霆万钧，恐怕早存对此物不顺眼之心。“做了这个！”殷郊逼自己说出来。

“这个是哪个？我听不懂。”活人的心脏鼓震起来。他本来只想逗逗小太子，没想到真有声色秘辛等着他。

“崇应彪，你别装傻！”殷郊喝他。崇应彪瞪着眼睛，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无赖样。太子咬牙切齿，怒目圆睁，瞪了面前这个曾亲手了结自己的凶手好半天，伸出手来，猛地把崇应彪推倒于床，宽袍大袖呼啦一声，殷郊像跨上一匹马那样骑上他。

“别装傻。”他的骑手俯下身来，“这件事你一定记得。”

手顺着敞开的外襟溯进去。犀角香热，檀木香冷，颈子被黑头发柔弱地拢着。他记得吗？崇应彪想，掌心贴着腰侧的起伏。也许他确实记得。

那是早在冀州之战前的某夜。他们所有人都还活着，没有怀疑也没有反目，也没有人的下巴被铁剑洞穿。只是那时起殷寿就已经会不客气地往殷郊脸上挥鞭子。所为的是那么小的事：质子营被散出去侦查地形，归营比原定晚了半天，因为某个百夫长的马病了，难以疾行。殷郊坚持把那百夫长和马一并带回来。

质子营跟着他们未来的主帅跪成一片。殷郊跪在最前头，承受只有他能承受的他父亲的怒火。崇应彪幸灾乐祸，静观事变。依崇应彪看，这事主要怪姬发。殷郊遇到的所有倒霉事归根结底都可以怪到姬发头上。主帅的马鞭是蟒蛇皮握手，划开空气发出脆响。鞭稍凶险地从殷郊脸上擦过去，殷郊双眼紧闭，条件反射下猛往后躲，几乎重心失落而摔倒，被垂着头跪在一边的姬发伸手一把撑住。崇应彪清晰地看见收鞭时鞭尾那一抹血红。白甲金绣披风的主帅转过身，背影高大煊赫，伟岸得永不可能触及。他的儿子跪在地上，捂着脸。

殷寿离开后质子们纷纷拥上前，嘘问殷郊的伤势，殷郊只是垂着脸，摇头，血从指缝里往外渗。崇应彪远远看着，觉得很没有意思，漠然地从捧月众星间退出去。

夜更深一些，崇应彪领着他的北方质子旅巡视过一遍营地，按理说要和主帅回报一声，但主帅的营帐垂着帘门，里面没有点灯，是已经歇下的意思。于是崇应彪想，那么就只能告诉殷郊了。他轻快而迅速地转过身。

殷郊的帐子里倒是还灯火通明的，火光把殷郊的影子巨大地印在帐布上。崇应彪站在门口向他通报，殷郊在里面说知道了，声音很闷，影子寂寞地抬起手来。崇应彪没忍住，掀开营帐进去，里面只有殷郊一个人，穿着中衣，衣襟敞着，露出铜色的胸膛。酒坛放在一边。他用一只顶普通的青铜酒樽喝酒。那条鞭伤触目惊心印在殷郊脸上，从左边眉弓一路裂到嘴角，血肉模糊，让他左边眼皮肿胀起来，根本睁不开，仅剩的那只右眼看人就带

上几分野蛮。

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殷郊大刀金马地靠坐在毛毡上，侧对着他，头都不转一下。

“你居然喝酒？”崇应彪难以置信地指出：“你居然敢在主帅的营中喝酒。”

殷郊的喉头明显地哽了一下。片息后，他转过脸来。“我不怕他，他今天差点弄瞎了我。”他的声音很小。又过了好一会，他哀求地看过来，“别告诉主帅。”

你爬过来，一路爬到我脚边来，我就放过你。阴冷冷的话从崇应彪的舌头底下爬过去。

殷郊又倒了一满杯。“别站在那，一会有人看见了。”

崇应彪就迈进帐子里。殷郊一抬下巴，示意他坐他对面。然后殷郊问：“你怕不怕他？”

“你可别问我，谁敢不怕他？”崇应彪说。殷郊醉醺醺地笑，把手里的杯子递上来。崇应彪就着他的手喝了。酒像北崇的朔风一样烈。

“你胆子还不大？”殷郊的舌头发硬，“你敢让世子殿下给你当侍酒。”

崇应彪挑起一边眉毛：“殿下亲口说过质子营中都是同袍。”

殷郊又笑，脸上的伤口狰狞地扭着。“现在你也喝了，不能再告密。”他得意洋洋地说。空酒杯晾在两人之间，沉寂之后，崇应彪拎起酒坛将它倒满，递还给殷郊。

崇应彪喉结动了动，他犹豫着把自己要说的话吐出来。“你该多听主帅的。主帅说的总是对的。”

殷郊面有不虞。“怎么连你也要教训我？”

又喝下半杯，殷郊对着杯子说，“有时候，我会有点不喜欢他，只是一点——他是我父亲。我爱他，但是有时候……”

那又关我什么事？崇应彪想。爱，喜欢，真是奢侈的东西，只有殷郊这样富足的人才配谈论它。是该爱你的父亲，还是只是服从呢？崇应彪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。

富足的殷郊把杯子重重地顿在一边，酒液晃出来，污脏了他的袖摆。“这些话我只敢对你说。”殷郊向他笑了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些话很坏。”

崇应彪真的再也忍受不了，他很想冲上去给殷郊一个耳光。他也确实冲上去了，倾身向前，殷郊的脸近在咫尺，英武的眉眼，瘦窄的脸。那张脸被鞭痕破坏，半边脸都肿胀着，根本不美，却能让崇应彪的胃一路下沉。他盯着殷郊那只醉意朦胧的眼睛，试图看进瞳仁深处，在那之中找到自己。他伸出舌尖，舔在世子的脸颊上。

殷郊挣扎起来。

“这样伤口会好得更快。”崇应彪低低地说，两只手捧在殷郊的脸侧，禁锢着他。像北境的母狼舔幼狼的箭伤。他细致地用舌头触着殷郊的眼皮，颤动的眼球抵在他舌尖下。舌上满是铁锈味，像在舔一把剑刃。是殷郊先慢慢转过脸来，他们鼻尖蹭着鼻尖，嘴唇慢慢贴在一起。

崇应彪的嘴唇没有本人的坏脾气，那是一副很滚热、很多情的唇舌，中和了下三白眼睛里

的凶戾。殷郊感觉自己像蜡块一样在崇应彪的唇舌间融化。

那是一个炽热的夜，灯烛被吹熄了，他们在一片黑暗中凶猛地滚来滚去，崇应彪身上的全副甲冑坚硬地硌着殷郊，甲片互相撞击，有金石之声。

三千年后的夜是冷的，鬼的身体没有体温，崇应彪把自己潜进去，像浸入一泓冰水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但是他会把殷郊捂热。殷郊在他的耳廓边低低地喘息，好像他还活着。

早在军号之前，天边晨星初隐，殷郊就已经爬起来穿戴甲冑。他们帮对方整理好披风。在崇应彪离开营帐前，殷郊突然握住他的小臂。崇应彪抬起眼，眼前的世子沉静，肃然，发髻整齐地束着。他的眼睛确实好了很多，可以半睁开来。“崇应彪，”殷郊用一种斟酌的语气对他说，“昨天晚上我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错的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别向别人提起。”

崇应彪全身的血都涌到脸皮下来，又迅速褪去。帐内矮几上还放着酒具，他们共饮过的那只酒樽还骨碌碌扔在毡座上。崇应彪露出一个惨然的笑。

崇应彪的表情一定让殷郊误会了什么，他咬着牙，用一种恨不能死的惭愧说，“私自喝酒违反军纪，我会去领罚。”

他在这时终于回过神来，粗鲁地甩开殷郊的手。“谁管你。”崇应彪头也不回地走出营帐。

午后，从众人的纷纷议论中，崇应彪得知殷郊真的去领了军棍。想也如此。世子殿下向来磊落光明，不会容许自己德行有失。他和崇应彪度过的夜，对崇应彪说出的话，想必都像酒后吐出的秽物一样腌臢。崇应彪低头奋力磨着自己的剑。演武场上人群兵士熙攘，突然远处喧哗起来，是姬发搀着一瘸一拐世子殿下过来，取他们的弓。刀石与剑刃撞出火星。崇应彪抬起眼，看见姬发把弓立在身前，熟练地调试着弓弦，殷郊抱着手臂站在一边。西岐质子抬起手，轻轻碰了一下殷郊的眉骨，双唇一张一合，口型在问：“疼吗？”

他看见殷郊笑着摇了摇头。

再开拔之前，殷郊带回来的那匹病马病死在马厩里。

殷郊的身体现在真的有了温度。原来鬼魂是蛇一般的变温动物。殷郊此时也像蛇一样缠在他腰上。太子殿下比以往熟练了。崇应彪说，你后来又做过吗？和你的姬发吗？他也让你叫出这种婊子声音吗？

殷郊让他住口。崇应彪理都不理，一只鬼可命令不了他。他的指头沿着那道刀口细致地摸，殷郊马上就恐慌地绷起身体，推拒着崇应彪的胸口。崇应彪压制着他，指尖挤过接合处的皮肉，探进去，触摸到殷郊的喉骨，让死人的喉间发出濒死的咯咯声。放开我、放开我。殷郊用气声哀求。崇应彪松开手，殷郊马上滚到床铺另一边，咳呕着把自己蜷缩起来。

崇应彪穿上裤子，走向床边，遮光窗帘紧密地拉着，屋内夜色沉沉。崇应彪在远离殷郊的那一端掀起窗帘一角，惨白的晨光落在他脸上。

“天亮了。”他恍惚地说，松开手，房间重新回归极夜。他转头看床上的殷郊，殷郊还蜷在那里，没有变成烟雾消失。犀角已经熄灭，剩了最后一块底座。“那符真的有用。”

“什么符？”殷郊警觉地抬起头来。他意识到自己过久的存在。“你做了什么？”

崇应彪开始向门边退，殷郊长发披散，衣襟大敞，颈间一道血痕，状如厉鬼。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想索了崇应彪的命。那门打开时殷郊看见门外框上贴着一道黄纸符，朱砂如血。

“那老头说这道符能困住灵体。”崇应彪站在门外，房门大开，殷郊却出不来。廊灯在崇应彪头顶正上方亮着，顶光下眼眶被阴影拢着，活人看起来也像鬼。他真心真意地笑起来。“居然真有效果。”

殷郊双拳紧握，“是你的执念，”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“是你的执念把我困在这，你从来都没想过放我走！”

崇应彪几乎要疯狂地大笑起来，三千年来他从未这样开心过。太子啊，你死不由人，连鬼魂也要被我囚着。这才叫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书里是怎么写的来着？这是最终极的占有。

在他的囚徒抄起台灯之前，崇应彪轻轻地把房门关上。床头灯哗啦撞碎在门板上。他走到客厅，靠在沙发上闲适地听门内的悲号和器物碎裂声。太子悲愤于他被所有人欺骗。崇应彪心如铁石，他想殷郊也该过一过这样的日子，哪怕是在他死后。他坐在人造光的软融光线里，记忆水一样涨潮。滔滔不绝。

门内逐渐安静了。不知过了多少小时，崇应彪浑身僵硬，也许到了另一个夜。他推开门，殷郊背对着他躺在床上。刚刚世界末日一样的动静，现下屋内什么都没改变，连那盏台灯都好端端放在那。鬼无法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。死人毕竟比活人柔弱，否则谁也不要再争抢着在这世上活，统统变鬼去好了。他把殷郊的脸掰过来看，殷郊漠然得像雕塑，只有眼泪一颗一颗涌出眼眶。崇应彪怜惜地摸了摸他的脸，并不伸手擦泪，只是拥着他躺下，殷郊不挣扎，任凭他抱，反正一切都是徒劳。崇应彪心里感到异常的满足。昏暗的卧室呈现出幻梦质感。记忆滔滔不绝，纷乱往复，三千年前与三千年后的一切夹杂不清。三千年前的人都变了鬼。连他自己也是死过又活。幢幢鬼影间他看见一片贯彻天地的竹林，一个白衣女人，一张倔强的脸，用老港片特有的音调铿锵有力地把话音掷出来：错，爱是霸占、摧毁还有破坏，为得到对方不择手段，不惜令对方伤心，必要时一拍两散，玉石俱焚！*

玉石俱焚。崇应彪抱紧怀中的鬼魂。这词听起来真让人激动。他是它山石，他是昆山玉，就算头破血流天所不容他们现在也拥在一起。崇应彪闭上眼睛，做好了迎接任何一场大火准备。

tbc.

*来自电影《钟无艳》

休言万事转头空

Chapter Summary

未转头时皆梦。

时间像是粘稠的胶质，从崇应彪身上静默地流淌过去，把他困成一只琥珀中的虫。他坐在客厅里，每一扇窗都紧紧拉着窗帘，客厅四角的边灯已经近一周没关过，每一刻都是白昼与黑夜暧昧的中间态。卧室的门也紧闭，死的气息在那符纸之后深沉地盘踞着。他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？上次出门又是什么时候？他现在在靠什么活着，那些云母片般的幻梦吗？崇应彪浑浑噩噩地站起身来，习惯性想走进卧室去，但想到卧室中的情形又停下来。一阵冷风掠过，他一个激灵，看着自己放在门板上的，明显消瘦下去的手臂。这间房子里，连死与生都不是那么分明了。

记忆把他的肉体侵蚀殆尽，好像他是一具海边的石像，在潮汐间逐渐模糊了形体。他想起来的太多，想要的、不想要的回忆全贮在他脑子里：

他记得北崇城的冬天，雪片有碗口大，一张张小盘子似的砸下来，有碎玉声。屋里炭炉烧得很热，母亲把他抱在膝盖上，唱一首关于胡狼与牝鹿的歌谣。

他记得他八岁那年被郑重地领到崇侯虎面前，他终于明白，原来这个只浮光掠影见过几面、面目粗犷的男人是他的父亲。崇侯虎让他站直了，他就站直，崇侯虎看起来很满意，告诉他，在朝歌要说话硬气些，不能让人欺负，丢了崇家人的脸。

他记得他站在演武场中心，火钳夹着一块烧红的炭，挑衅地把那东西送到姬发脸前。“谁吞？”他得意洋洋：“愿赌服输！”西岐人个个用一种缄默而怨毒的神情看着他，质子营的人全围了过来，有人大叫起哄。他知道殷郊也在看。对峙到无以为继，殷郊终于走上来，沉着嗓子说，崇应彪，别太过分了。崇应彪高高挑着眉毛，说赌是一起打的，西岐人没血性，也要怪他吗？那个叫吕公望的百夫长听不下去，吼叫一声，从炭火里抓了一块炭送进喉咙。人群和血肉一起沸腾起来。殷郊看了他一眼，好像失望到无话可说，转身走开。崇应彪扔掉火钳，下意识跟上去，“赌约不是我提的。”他告诉殷郊，殷郊只是摇头，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语气说：

“你为什么总把事情弄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？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头盔抱在手里，战甲上铸有殷商皇室的玄鸟纹，他下巴微抬，俯视着他，崇应彪身量比他只矮几寸，但是似乎要无限制地矮下去，渺小到他跪在殷郊面前、匍匐在他脚边尤嫌不够。然后殷郊拂袖而去。从那一刻起，崇应彪知道自己会恨殷郊千生万世，直到永恒。

但是环视一圈他的生活吧。他是一个豢养鬼魂的现代人，明星富商们养鬼来改变气运，把孕有早夭胚胎的佛像供奉在香坛之上。而他囚禁三千年前的幽灵，只为摆布把玩，满足他孩童般天真有邪。

就像古往今来被艳鬼迷住的男人一样，他昼夜不分，只着迷与如水夜色中浮沉的苍白血体，殷郊铜色的公马般的大腿现在除了夹他的腰别无他用。他想出种种法子来折磨殷郊，扯着太子脑后长发，把那张倔强俊脸按向自己胯间。性器在喉间撑出拱形的浮凸。横亘脖颈的血线几乎被撑裂开来，他还要把指尖抵进去，里里外外摸那翻开的血肉，直到把那摸成另一处潮热的裂口。他想过让精液从那流出来或者直接捅进去。殷郊一开始还有力

气反抗，他们从房间的一头打到另一头，殷郊死死扼住他的脖颈，却被活人的血热灼伤。后来殷郊失去气力，像个飞机杯一样温驯，他也像用一个飞机杯那样用他。太子低垂着头，黑发铺展在宽阔起伏的脊背上，柔弱与厚重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。

和鬼交合把死气深种进他的身体。他开始毫无预兆地流鼻血，流到他手脚冰冷嘴唇发乌也不能止住。某次在工位上发作，同事都以为他得了白血病。他越来越少出门，阳光每每强烈地击中他，让他眼前发黑。他开始断绝现世的一切联系，不接电话也不看邮件，有人从他家门口路过都会缩起脖子打个冷战。殷郊也被人世阳气侵蚀，迅速衰弱下去，在殷郊彻底目不能视之前，他告诉崇应彪：“你在变暗。”

他说鬼能看到活人的命，像在夜里看见火。起初崇应彪年轻健壮地燃烧着，现在他日复一日地微弱下去，像灯壁蒙尘的油灯。说这些的时候殷郊卧床不起，双眼逐渐浑浊，可他还是那副怜悯的表情。崇应彪恨得咬牙切齿，说我死了好，死了，我们两个成了一对地缚灵，继续永生永世地纠缠着。你以为是鬼缠人吗？其实反啦。

殷郊摇了摇头，漠然中流露出一种无改的高贵。很快他就完全瞎了，双眼浑浊，像真正的尸体那样蒙着一层阴翳。他变得越来越消瘦，脂肪肌肉软组织逐级地消解掉，鬼的昳丽皮相被剥去，逐步露出骷髅真容。他的脑子也乱了，受困于谵妄与昏沉的两极。他长久地喃喃自语，说鬼侯剑，说姬发，说他母亲，说他长恨不休的殷寿，更多的时候沉静地安眠着，崇应彪无从得知他——殷郊，或者说殷郊的性灵，令殷郊成为殷郊的那一团思想——是否还在，只有一具愈发可怖的枯尸横亘在他床上。

他推开卧室门，满室滞涩空气泻出来，暗影像有生命一般蠕动。他缓缓走到殷郊身边。宽袍与长发勉强描着那具人形。他不敢看床头阴影笼罩着的部分。他蹲下来，想了想干脆跪着。他告诉殷郊：“我全都想起来了。”

他想起，殷郊杀上摘星阁那夜，穿的也是相似的锦袍，头发半束。他一定是从一个温情的梦中醒来，睡前有宫婢为他缓带更衣，点燃香炉，一切尚还秩序井然，伦常与偶像都还没有崩塌。他只拎着一把鬼侯剑，决绝到连剑鞘都没带。那晚鬼侯剑是非见血不可的。

当晚正是轮到崇应彪带人值守。殷郊走到摘星阁前，平举起剑，在身前画了个平稳的半圆，眼睛也跟着剑尖锐利地扫过去。“谁敢拦我？”他问。崇应彪被划在那个半圆之外，没有得到多半秒的眼神停留。众人注视着这个刚刚死了母亲的少年贵族。刚刚死了父亲的崇应彪做了个手势，侍卫们默然让开，殷郊提着他的剑杀上楼去。

远处营地传来一连串的犬吠声。风云大变之际，野兽比人更兴奋，一点动静就狂叫不止，纵跃刨咬。崇应彪目送殷郊的背影消失在重重楼宇中，身边人欲言又止，他转过头来训斥：“楞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陛下！”

他亲眼看着鬼侯剑没进殷寿的肩膀，一瞬间，他真以为殷寿会就这样死去，逼人弑父者最终也被亲子所杀。但殷郊惊骇地收住手。这下他只能逃了。他从摘星阁窗口跳出去，袍袖飘展，像一只白色玄鸟。崇应彪因这久违的追猎兴奋起来，直到姬发又横插一脚，把他的兴致打消。

崇应彪拾起那把鬼侯剑，剑刃上有未干的血。姬发淡然地抬眼看他。这样的伎俩谁也骗不了。要殷郊刺伤姬发逃命，殷郊估计会直接给自己一刀。这时一个顶要紧的问题浮上崇应彪心头：如果先追上殷郊的是他，殷郊会不会真的刺下那一剑？

他继续追捕那只玄鸟。后来玄鸟自投罗网，却已经疯了，触柱于宗庙之上。种种丑恶与秘辛紧锣密鼓地在这座青铜皇城中上演。看得人毛发耸立，血脉贲张。

那晚又是崇应彪领队。现在，他俨然是殷寿别无可选的心腹。他看着姬发策马出城，恶毒地构想姬发会怎样剑指他的父亲，而他父亲又会对他做些什么。崇侯虎临死前那双暴

怒的眼滚雷般闪过他的脑海，他浑身一凛。这时有人来报，说太子在牢中意图自尽。

他匆匆赶往地牢，两名质子为难地架着殷郊，殷郊如受困虎豹般低吼挣扎。他在离殷郊三步之外站定，把自己隐在火把光亮之外。殷郊的发髻已经全散了，是他从未见过的狼狈模样。“我说过，你应该听你父亲的。”崇应彪最后还是开了口，“如果你能更像他——”

“像他？像他什么？像他一样残暴不仁，罔顾人伦吗？”殷郊冷笑起来。“你像他，所以亲手弑父。北伯侯的名号你很喜欢吧？”

崇应彪愠怒起来，上前两步，伸手攥住殷郊的衣襟。殷郊毫不畏惧地迎着他的眼睛，剔透的，光耀的，纯净澈明的一双眼。他试图在那双眼中找到自己。那一瞬间崇应彪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他想要这双眼刻下自己的身影，他要这双眼看着他，只看着他，像崇应彪看他一般。他撞进崇应彪的生活，把他烧穿了，然后径自离开，因为他富足慷慨，有取舍的权利。而被舍弃的人没有选择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只有一个人可以追寻。

“现在由不得你决定了，殷郊。”崇应彪松开手，对身边的人摆了摆手。“把他绑起来，好好招待——你们以为他还是太子吗？”

行刑之日阴云惨布，罪太子嘶吼着，诅咒着，喉咙里带着血气，那样激烈的恨意绝不会属于他崇应彪。他仰起头，看见殷郊眼中两滴泪如寒星迸落。陶瓮碎裂，摔盆为号，蒙面的刽子手轰然倒下。早在崇应彪理解当下发生的变乱之前，他的心已经鼓动起来。像是一道闪电劈开蒙昧，他心下雪亮，意识到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

他步上高台，鬼侯剑紧紧握在手中，那把曾被殷郊傲然举起的鬼侯剑。他走到殷郊面前，殷郊只怔怔看着远处，紧张于与他父亲缠斗在一起的姬发。

“我很羡慕你。”崇应彪听见自己说。“你出生就拥有的一切，你自愿放弃的一切，都是我汲汲营营也不能得到的。有时候我以为我想要你这个人，有时候以为想要的是你的地位，谁知道呢，也许这些全是一回事。但你不在乎，对吗？你从来都不在乎。”

殷郊冷冷地抬起眼睛。

“你记住，是我杀了你。你要恨我，要找我报仇。你变了鬼，就来找我索命。”他发誓，或者说乞求。

“你不配。”殷郊嘴唇张合，把这句话啐出来。

崇应彪前所未有地盛怒，反手打了殷郊一个耳光。殷郊的头猛地摆向一边，嘴角流下一道细细的血痕。他拎起殷郊的头发，逼迫他抬起脸，逼迫他看清眼前的人，看清杀人者的绝望与癫狂。他在殷郊的眼睛里看见自己。琉璃珠一样剔透的眼。手起刀落，鬼侯剑斩下去，一切定格在这一刻。

人头滚落，刀口笔直整齐。他早已经不是九岁。殷郊的血喷溅到他脸上手上，有鹿血的腥气。结束了。他想。他杀了殷郊，殷郊是他杀的。这是命债，是解不掉的因缘。他们从此将生生世世地纠缠亏欠下去。谁也不能将殷郊的死亡从他手中夺走，于是这一刻，他终于拥有了殷郊。

崇应彪回过神来，听到暗影中有低低呢喃。他屏住呼吸凑过去听。床榻上那具干枯的躯体眼窝空洞，用殷郊的声音低低自语，气若游丝。好一会崇应彪才听清那句话。

“爹爹，妈妈……”殷郊说。“我想回家。”

崇应彪呆了一会，颓然垂下肩膀，像疯子似的笑了两声。他走出卧室，给老姜打电话。

听筒里一片热闹，好像是有人办酒席，一片熙攘的尘世之音。无所执着的人们在享受最平常不过的生活。老姜在话筒里笑了笑，说小崇先生，我刚占出，那鬼已经大大衰弱，不日便可魂飞魄散。你一桩心事可以了啦。

崇应彪说，死老头，别装了，我已经全想起来了。

老姜尴尬地嘿嘿两声，背景音里有人噼里啪啦地嗑瓜子。

崇应彪沉默了一会，哑着嗓子问，“就这样了，是吗？”

老姜换了一副腔调，油滑不再，他的声音变得很远，很高。“你们缘分已尽。”

崇应彪把脸埋进手心。又过了很久，他问：“还来得及吗？”

老姜说，来得及。

昆仑山，山体云雾缭绕，冰雪洁白，山下确实一片繁茂草甸，绿意茵茵，不知名的黄色野花丛簇盛开。山脚下有一游魂久久徘徊，身着甲冑，左眼血肉模糊，余下那只眼看人带几分凶戾，却有张饱满多情嘴唇。有牧民大着胆子问他为何徘徊于此，他便说，他在找人。

终于某天，两位仙人翩然下山，衣袂无风而飘，首后两圈虹色晕轮。其中一白须老人道，“师尊，殷太子生魂离体，缘起正是此人。”

游魂戒备地看着他们。

那青须道人含笑看他一眼，游魂只觉得那一眼从他出生之际望来，历历一生欲念被尽数察观，洞若观火。青须道人唇舌不动，声音朗朗，“可怜人，你所求太痴，可惜终归虚妄。”

“虚妄我也要求。”游魂说。

昆仑冰雪化作雪水，在草原之上蜿蜒成河流。河流终要东流入海，沿途遇山环山，遇谷成瀑。

“你们二人命格，天命早已写就，你痴念太重，扰乱命数，致使殷太子一缕生魂离体，于是修成法相后神思不全，混乱犹多。而你，徘徊于此，不得入榜封神。要解此厄，只有你亲自将那缕魂魄寻回，寻到他，方能化解执著。”

“好，”游魂利落地说，“他在哪？”

“他已经散入红尘。你要找他，就要投身轮回，受三千年轮回之苦，三千年不得为人。”白须老者怜悯地看着他。

“这算得了什么。”游魂抱起手臂，“那时候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吗？”

老人颌首，“只是千年轮回之后，你会把他彻底忘了。”

“我忘不了。”游魂简洁地说。

一声叹息。他仿佛被一双手掌托起，轻飘飘升入天际，融入云层之中。变成雨滴、尘

埃、雷电风雪、鸟兽鱼虫。在春秋晦朔间，他勘悟：时间并不是自西而东的长河，时间是海，无止无归，它可以顺流也可以倒淌，三千年前的因缘种得三千年后的业果，三千年后之尾被三千年前之蛇首所衔。因果回环，死生轮回，世界终于完满的圆。

好吧。他已经求索至此，也许他终于还是没有求得殷郊回望他那一眼。可是谁又得到过自己真正想要的呢？滚滚红尘中无人不苦，连殷郊也有他的求不得。

天快亮了。崇应彪摘下门框上那张符，符纸皱缩着，只一捏就在指尖化成粉末。他把残存的犀角点燃，仙山烟雾弥漫，为鬼魂再塑肉身。殷郊眨一眨眼，睁开，剔透光耀如琉璃珠。崇应彪说，你走吧。

殷郊用茫然的神色看着他。崇应彪转过脸，“你走吧，我放过你了。”

殷郊笑了，眉眼舒展，很天真的笑。崇应彪想起，那日冀州雪崩，他从无边无际的纯白中站起身，下意识地四处寻找，直到看见殷郊的头盔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寻找什么。终于把殷郊从雪里拖出来时，殷郊满脸涨红，大口喘着气，茫然地四处张望，确认自己还在生者的世界。起身后殷郊拍了拍崇应彪的肩。那时他也是这样地笑着。

他所求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崇应彪本来知道，现下又不确定了。但是已经没时间让他想通。殷郊的形体与东方云层一起薄透地亮起，如同晨光本身。光华流转间，殷郊望向他。“再会。”他说。

“还是别了。”崇应彪试图保持表情，但是他最终还是和殷郊一起微笑。

夜晚结束了。白日降临，崇应彪在房中走了一圈，拉开所有窗帘，从一场漫长的梦幻中醒转。

崇应彪觉得自己撞鬼了。

身体休养到能出门的时候，他先去无故旷工半月的前公司取回个人物品，经理虽然暴怒，但还是人道主义关怀一番，得知他没有罹患白血病类绝症后更加暴怒，让他快滚。崇应彪抱着他的纸箱，又去找失联半月的亲妈谢罪。崇太太看见儿子瘦得形销骨立，差点犯了心梗，当下逼迫儿子留下吃饭，恨不得一顿就把崇应彪的体重追平。他就这样一点点收拾好自己脱轨的生活，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，觉得心中某处空落落，最终也只耸一下肩。

入职新公司当天，正午时分，崇应彪迈出写字楼，准备去对街便利店买个饭团。站在马路边沿时，看见人行道对面有个高个子，肩膀宽阔，脖颈上的发尾微卷，正侧着头打电话。一张脸，英宇眉眼，下颌瘦窄。烈日当空，影子蜷在人脚下，缩得很短，但毕竟实实在在地踩在那里。崇应彪站在原地，眼睛微眯起来。绿灯在这时亮起，他站在原地，看着又一个梦向他轻快地走来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